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网 第十五届大陆法会

特刊 [四]

- | | |
|----|----------------|
| 02 | 建公司正常交易 客户源源不断 |
| 06 | 正念去执著 踏着魔难升华 |
| 18 | 黑窝里的三百六十五天 |
| 24 | 修大法绝处逢生 精進多救人 |
| 31 | 用心救人 |
| 39 | 家庭环境随心性提高而变 |



建公司正常交易 客户源源不断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后，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知道了生命的意义，身体无病一身轻，以前的失眠等症状全都消失了，睡觉感到从未有过的香甜，走路轻飘飘的。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历经中共邪党的迫害，我曾经被迫流离失所，后又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过好几年。多次的迫害造成我经济上很贫困，背负沉重的房贷。

担任工程师不贪不占

从黑窝出来后，我曾经在一个公司担任工程师。工作中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贪不占。主管工程项目时，承包商们送购物卡和现金，都被我当面拒收或事后退回。有个承包商，拿着厚厚一大摞子现金硬往我口袋里塞，被我拒收而面现难色，还以为我嫌送的少。当我跟他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不要承包商的钱物时，他竟感动的差点哭了，说以前真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好的一群人，并痛快做了三退。

那时跟我接触的承包商们和施工人员大都明白了真相，几乎都做了“三退”，前后大约有好几百人明真相做三退。

在那个公司我还兼管工程量签证和预算审核，几千万的账从我笔下走。我签完字后，后面的签字，因别人都不知道现场的实际工程量，所以几乎是流程式的。有的承包商跟我私下商量，只要我不细细审核，就可以给我很可观的回扣。我当然拒绝。在审核的过程中，有的工程量对方甚至会多加一倍，都被我删去了。

我的职位在其他同事看来，是一个所谓的“肥差”。有一次，

有个同事甚至问我：“你挣的钱，买个大吨位吊车都够了吧？”意思是，这个岗位会有很多好处费。但在交往中，慢慢的，他们都了解了我的为人，明白了修大法的人不贪不占，我成了同事和领导信赖的人。

在工程施工中，因设计院设计的图纸经常与现场有出入，有些图纸需要变更，有的地方还需要重新设计。设计院做一个变更或重新设计，得经过组审、室审、院审等几道程序，周期太长，而现场施工又等着马上解决。领导跟我商量，让我来做设计。因我不是专业的设计人员，感到压力有点大，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能看着施工队等着，我就查阅相关资料进行设计。神奇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每当遇到某个不知道怎么做的问题时，就都能找到某个专业人员跟我沟通，或在炼功过程中，一下子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顺利把图纸设计出来，并且顺利施工。

有一次，有一个近四十米长的跨路长廊，上边还要搭载设备。因设计院工作疏忽，应力计算不准确，按照图纸制作出来的桥廊刚安上，就塌腰了，根本不能使用。总经理指定由我来重新设计。图纸经我设计出来后，施工队制作完毕一次性吊装成功。领导和同事们都觉的我技术水平高。其实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给我开智开慧，我才能做到的，要不我这个非专业人员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正常交易 客户接踵而来

前几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成立之前，我还一直在矛盾之中：现在的社会风气，谈个项目、做个生意，不给客户送礼、提成很难谈成，这我深有体会。但是，作为大法弟子，这种不正当的交易是绝对不能做的。所以，虽然成立公司条件成熟，却一直拖着，迟迟没有成立。

有一天，读到《转法轮》第四讲，师父说：“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份，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

干什么职业。”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是啊，只要堂堂正正的按照大法走正，该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也不去求，只管顺其自然去做好就行了。就这样，公司顺利成立了。

公司成立后遇到一个大难题：没有业务。因为是刚刚成立的公司，没有业绩，资金实力也不足，客户都持不信任的态度，这样空运转了好几个月，一个单没签成。有同行业的朋友跟我说，你有技术，你们就是没业绩，你弄个假的业绩，客户也分辨不出来，跟对方的采购人员商谈时，直接跟他说，给他多少提成，单子就成了。我很清楚，很多公司都这样干。但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忍，我既不能造假，也不能拉关系、走后门去做不正当的交易。

这期间，也有采购员明确的暗示：只要给好处费就把合同签了。一个订单就是十万八万到几十万，对我来说的确是很大的诱惑，但是我就是不能这么做，宁愿关门，也要走正这条路。

就这样随着公司各项费用不断支出，感觉快撑不下去了。这时，又有一个客户看中了我们的产品，对我们的技术和质量也很认可，甚至没有业绩也感到放心。那家公司的采购经理也是大包大揽，示意我：要谁的产品他说了算，就看怎么给他提成了。看我没有回应，就把这事搁下了，说考虑考虑再说。但一连好多天没信。

我感到公司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准备再维持下去了。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了那位经理的电话，说让我去把合同签了。到那里之后，对方没再说别的，双方顺利签了合同。那家公司的老板还非常热情的招待我，说跟我合作是在帮他的忙，并且当时就支付了订金。就这样，我做了第一单生意。

更神奇的是，当我走过了这一步后，客户接踵而来，并且在商务交往中，几乎很少再遇到用拿回扣做交易的问题了，都是正常的交易。很多客户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体悟到，旧势力给我们在证实法、助师正法中设置了很多障碍，并且一再从经济等各方面进行迫害，但当我们真

正坚定在法上，正念去破除迫害时，师父就给我们铺平了道路，因为师父叫我们做的是主角。很多事是因为自己有人心不去，心性提高不上来，才被旧势力制约。

有很多客户，觉的我们修大法的人做事实实在、诚信，产品质量可靠，又把我们推荐给他的朋友。有一次，遇一个客户，那个老板是当地他们行业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人，跟我们商谈之后，觉的我们说话实在，技术也好，当时就打电话叫来了好几个老板。当我的面就跟他们说，他信得过我的为人和产品，价格也合理，当场就和我签了合同，支付了订金。其他老板听他这么介绍，也纷纷与我们签了单。

后来我们在他当地又陆续签了好几十份合同。也有的客户在用了我们的产品后觉的性价高、质量好，又多次给我们介绍客户。这样的事情遇到了好多次，有的时候都超出了我的预料。

在跟客户的接触中，我们从不陪客户出入不正当的娱乐场所，杜绝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我们诚实守信，跟客户订好了发货日期就准时发货，很少拖延。公司业务人员们在跟客户讲解产品时，产品的材质厚度和用料及配件性能都跟客户如实说清楚，不弄虚作假。客户都觉的我们实在，订我们的产品觉的放心，所以很多客户都愿意跟我们合作。对我们的上游合作伙伴们，我们付款及时，从不欠账，很多都是不等他们问就已经把款付了，所以我们的供应商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给我们提供性价比高的零配件和好的服务。

现在我们的公司在稳步发展，在当今企业行情普遍不好的形势下，生意一直不错。我自己有了较好的收入，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做三件事有了经济来源。我体悟到，只要我们做的好一点，人心去掉一些，师父就给我们太多太多。在大法中修炼，为了我们能提高上来，师父费尽了心血。逆流而上的每一步都是师父的苦心付出。

我也深知自己有很多的人心还没有修去，也摔过好多跟头，师父一次次的为我承受，点悟和看护着我走到今天。弟 5

子唯有勇猛精進，助师正法，尽量多抽时间用在救人上，走好以后的助师正法路。

合十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正念去执著 踏着魔难升华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因病住院，有缘得大法。半年后，大法遭邪党迫害，我和许多同修一样，毅然走出来讲清真相证实法。十多年来，我和同修配合，长期在本地区做真相资料、讲真相。也曾由于人心执著被邪恶钻空子，多次遭受迫害，一路摔摔打打走到今天。

我把这些年来如何听师父的话向内修自己，踏着魔难升华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跟同修们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背法的威力

二零零二年九月，邪党十六大前，我正在家里做饭，被五、六个国保警察劫持到洗脑班，被强制洗脑两个月。在洗脑班里，我每天就是背着师父的法，不让自己有片刻的空闲。电视上放的那些东西，我不听也不看。给我洗脑时，我就闭着眼睛一心不乱的背法。我天目看到，背师父的《论语》时，每个字都是高能量物质团，渐渐形成一个能量罩把我包裹起来。他们说的什么话，就动不了我了。

当时有四个人围着我给我洗脑，其中一个人说，“你开一条缝让我钻进去吧。”我知道是背后的邪恶因素操纵她，我说：“大法弟子是金刚不破的，这里没有你能钻的缝。”

6 她垂头丧气的走了。师父鼓励我，让我天目中看到我端坐在

熊熊燃烧的火焰山上。我想到了师父的法“难中炼金体”[1]。两个月后，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洗脑班。

第二年九月，我去看望同修，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关进看守所。在那里，我受到熬鹰式的审讯，六天六夜不让睡觉，我绝食绝水抗议，一句话也不说。其中一个警察恐吓我说：

“如果你不把别人说出来，我夜里就把你拉到一个秘密的地方，给你脑子做手术，把你脑神经破坏掉。就是给你一本《转法轮》，你也不认识了，再叫你丈夫和你离婚。等你出狱，已白发苍苍，你的小孩也不认识你了。”

我感到非常恐怖，我知道中共邪党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当时精神压力很大，但是我知道不能出卖同修。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不能出卖同修。至少我这一刻还是清醒的，那么就让这一刻一分一秒的延续下去。”

六天过后，为了反迫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存在，使恶警阴谋不能得逞，我开始每天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因为我绝食抗议，警察把我押到监狱医院，绑在死人床上强制灌食。我身体无法动弹，但思想是我的，我就一心不乱的背《论语》。当溶于法中时，痛苦的感受就不那么强烈了。绝食两周后，看守所所长答应我不让警察再对我熬鹰迫害，并允许我不穿犯人马甲，可以自由炼功。

过了一段时间，邪党法院非法判我三年徒刑，把我关进监狱。因为我拒绝转化，不穿囚服，坚持炼功，经常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为此遭到上铐、穿约束衣以及被长时间浸泡在污水里等酷刑折磨。

为了迫使我放弃大法，在刑期将满时，狱警又和法院勾结，上门骚扰恐吓我丈夫，逼他和我离婚。就这样，曾经幸福的家庭在我不同意离婚、没有签字的情况下被监狱和法院强行拆散。那时我情还很重，内心非常痛苦，但是凭着对师父坚信、以及不断的背法，坚定了正念，使我走过了这些魔难。

二、在生活和工作环境中讲真相救人

二零零六年我出狱后回到父母家。我坐牢，又失去了原

本让人羡慕的家庭，父母认为给他们丢脸了，整天以泪洗面。“六一零”人员让当地派出所警察监视我，还到处给我造谣，说我不要丈夫，不要家庭，只要法轮功，让当地民众都认为我精神不正常。乡里的父老乡亲看到我都躲着走。

我每天大量的学师父的讲法，堂堂正正的跟父母说：“你们的女儿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我是因为要做个好人，而被共产党迫害。你们要以我为荣。因为你们有那么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优秀女儿。”我每天唱着大法弟子的歌曲帮父母分担家务，用我从大法中修出的乐观、豁达去感染家人。后来我爸爸主动要求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一个邻居信基督教。她找到我妈妈，说：“你也不管管你闺女，坐牢吃了那么多苦，还不改，见人就宣传法轮功。”我妈妈理直气壮的说：“我闺女没偷没抢没做坏事，有什么丢人的？如果让你背叛你的主，你肯吗？”邻居一声不响的走了。母亲还在我有危险的时候，多次帮我保护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母亲患癌症，却没象其他癌症病人那样遭很多罪，还比原先医生预计的多活了七年。到临走的时候，她问我天堂什么样？我就给她放神韵晚会光盘。她说天堂真美，我要去。她是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走的。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跪在地上一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为母亲送行。母亲去世时，开天目的家人看到母亲坐在莲花上，冉冉升上了天。

我在不断的讲真相中，扭转了家乡人对大法不正确的看法和认识，“三退”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从心底里认可我这个大法弟子。

二零零六年底，我找了份工作，在某公司负责后勤部门。因为在工作中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不收别人礼品，工作兢兢业业，我管理的部门被评为全公司第一。我利用工作中的每一个机会讲真相救人，在单位里先后劝退了一百七十多人。下班以后回到家，我就刻录真相光盘发放。

8 整个地区几乎都被我发了个遍。我谨遵师父的教诲，走到哪

儿就把真相带到哪儿。

两年后，我认识了一位搞技术的男同修，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成了家，我们相互配合，大量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救人。

三、修炼有漏再遭迫害

二零一二年春天我再次被恶人绑架。之前三个月我做了一个梦：师父开着一辆火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往前开，我是一节车厢的小队长。我梦见我在答一张试卷。我答对了很多题目。但是试卷的第一页上面有两个黑色的洞，我怎么也答不出来。有个男人追着我，说：“她怎么能证实法？”过一段时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中那个男人又出现了，他坐在地上大哭，说：我去教育局告你了，你师父是教育局局长，我拿你没办法，你师父说了算。

过了一段时间，平时和我经常联系的同修被绑架，把我们说出来了。我被绑架前三天，我发完正念正准备睡觉，天目看到来了一群旧神，其中一个领头的穿着古代的官服，一只手里拿着一张纸，另一只手往我身上撒了厚厚的无数层黑色粒子，每一个粒子里都布满了邪恶。我身体被困住了，动弹不了。这时我大声的喊：“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它什么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随后我挣脱了出来。

三天后，我和丈夫被国保警察绑架并抄家。身陷牢笼，每天晚上睡梦中都出现那张同样的试卷，依然是两个黑洞，我答不出来。在梦中，那张试卷的两个黑洞，因为我答不出来，师父用红笔给我填上了。我悟到是师父在替我承受。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一定能把考题答出来。”我想起师父的法“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2]。我就开始静下心来回想自己近几年走过的路，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前几年离婚后我居无定所，看见别人安居乐业，心里时常感到自己一无所有、孤苦无依，总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于是我就向同修借了七万元，加上自己的钱，买了一套公寓，

心里美滋滋的，心想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财产，觉的有个家才有安全感，同时在亲朋好友面前也能抬起头来。再婚后，我们把借的钱还了，我俩又置换了一处更大的房子，心里更美了。我怕再被邪恶迫害，就以亲属的名义买了这个房子，认为这样就不会被邪恶发现。仔细分析，全都是为名、利，人中所谓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怕吃苦的心。过程中师父也点化过我有求安逸心，在人中给自己留后路的心，但我没有认真去悟去修，积攒在那里，直到被邪恶迫害。

四、看守所里的真相广播电台

被关进看守所后，那里的所有的一切行为规定我都不执行，就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对狱警和犯人讲真相劝“三退”，教犯人背经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监房里有十几个犯人和我们一起炼功，一到晚上，大家围成一圈，在铺板上盘腿炼第五套功法。神奇的是其中有九个人开了天目。整个监房一片祥和。

因此惊动了狱警。狱警找到每个人分别施压，恐吓加刑，威胁谁炼法轮功就不准许买吃的，让她们孤立我。但是大法已经在几个人心里扎了根，她们顶着压力，拒绝遵从狱警指示，就是要支持大法。她们还在看守所奴工产品上写了许多“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结果被厂家退了回来。监房的墙上，放风间的墙上，到处都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狱警没有办法，只有把整个监房的人拆散，分到其它监房。还让其它监房的犯人欺负、监视她们。

这些人刚接近大法，就受到打压，我很难过。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这根大法牵的线不能断掉。我唯一能帮助她们的就是唱大法弟子的歌曲给她们听，以此鼓励她们。可是我向来五音不全，我硬着头皮唱《得度》、《天安门广场》、《路通天》、《退党歌》等歌曲。过程中我请师父加持我，没想到大家听了反应特别好。师父的加持给了我信心。我在每次大家安静坐板的时候，就用纸卷成话筒，

10 对整个监区大声说：“法轮功真相广播电台开始广播”，接

着就讲《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红眼石狮的故事》，善恶有报的真实故事。最后一项是点歌台，让大家点大法弟子的歌曲，我唱给大家听。

我建立的“真相广播电台”很受大家的欢迎，成了九个监房众生共同盼望的节目。狱警也静静的听，不干扰我。有个狱警听了我讲的真相，对大法升起了敬佩之心，当着全监房人的面流下了眼泪。她们都大胆的点歌，有个犯人被上铐，为了抗议狱警，她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其中有一个犯人很想住到关我的监房里来，我让她求大法师父吧。结果她真的被调到关我的监房来了。她很快得法了。

我还通过“法轮功真相广播电台”隔着监房劝“三退”。被非法关押在其它监房的大法弟子也和我相互配合，一起合唱歌曲救众生。我的声音被师父加持的越来越纯净。有一天，看守所头头来视察，大家都鸦雀无声，我知道众生也在看我的表现，我想我的使命不能停，就继续当天的真相广播。大家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没想到这个头头听了我的广播，对我说：“大热天的你口不干吗？歇一会儿吧。”说完就走了。

五、真正向内修 踏着魔难升华

这次我被邪党法院判刑四年，从看守所关进监狱，开始单独囚禁在禁闭间。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3]在小黑屋的时候，我想着师父讲的法，“过去那个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去之后，把绳子割断，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没有水、没有食物，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4]我悟到自己积攒了一些人心，没有及时修去，被邪恶钻了空子，把我关到小黑屋这个“山洞”里呆一段时间。那六个包夹犯人就象是山洞旁陪伴我的小生命，供给我茶饭，一切都是我的修炼因素。有大法的指导，我心里充满了法的力量，慈悲的对待每一生命，无论他们怎么对我行不善。我可比过去山洞

里的修炼人幸运多了，因为我修了宇宙大法。

师父讲：“因为三界是反的，所以人的理与宇宙正法理相比也是反认识的”[5]。我悟到，人的脑袋里所有形成的人的观念、认识都是反理，不符合正法理。师父还说：“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的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的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4]我的脑袋就象一个瓶子，我就要把自己这个瓶子脏东西向外倒。于是我每天就做一件事情，灭自己思想中的情，其它什么都不配合。

只要我思想中有能被外界带动的，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它不是我。觉者的心是无为的，不为外界一切所动。只要有能带动我的，我就修去它。”我用手指一直写“灭”，思想中每时每刻都在灭我的执著。

在邪恶的魔窟里，时常会有一种压抑感、恐惧感。我悟到：让人恐惧的是后天的观念和对“监狱”这个名词的认识与感受。我就对着自己脑袋里“监狱”这个名词及其背后的内涵、感受、认识发正念。我天目看到，“监狱”这个名词在我的头脑中形成的物质场被一层一层解体。恐惧、压抑感就消失了。

因为我拒绝穿囚服，在夏天四十度高温日子里，狱警三个月不许我洗澡换衣服。我就对怕热的心发正念；到了冬天，我又修怕冷的心，怕吃苦的心，以及头脑中能被外部环境带动的一切情中的感受、向往与认识。

一天，一帮狱警手里拿着几根电棍和约束衣，要把我绑起来电我。我大声的喊：“电我痛你！”我被她们摁在地上，电棍闪着蓝色的火花，电在我手上，我却一点不痛，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我被几个狱警强行套上约束衣，双手反铐。三天下来，那疼痛真是难忍。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能分清它，这些感受是业力，不是我自己。”我闭上眼睛，不停的灭头脑中各种痛苦的感受。甚至我连被迫害的概念、旧

势力存在的概念都灭了，就按照《转法轮》中的法理“失与得”、“业力的转化”、“提高心性”去修。后来，我又被铐了十几天，却越铐越快乐，每天都乐呵呵的对包夹犯人和狱警笑。十五天铐下来，狱警很吃惊，说怎么越铐越精神了？也就不铐了。

狱警用“心理试验”邪术专找我的人心、观念攻击我。却发现找不到我的人心弱点，便叫我“无心人”。他们哪里知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不停的向内修，每天挖人心、去观念、灭执著，往往在它们攻击我时，我已经在灭这个执著、消这个弱点了。过程中我忽然发现，狱警用魔鬼心理试验所攻击的人心弱点，恰恰是我要用大法向内修去的人心执著，魔鬼所有的伎俩，却成了我修去人心执著、不断升华的阶梯。在这个过程中，师父一直在鼓励我，保护我，我真真切切感受到大法的奇妙智慧。我知道我紧跟着师父向前走，邪恶就动不了我。

狱警只要来找我，我就给她们讲真相。师父给了我很多的智慧。我慈悲的对她们说，“在我心里，你们每个生命都象一朵花一样美好，我非常珍惜你们。因为我的师父让我明白，生命是可贵的，‘真善忍’里没有仇恨，没有敌人。我有很多缺点，我愿意按照真善忍去改变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们得支持我，因为我做好人符合你善良的本性。”

有一天，我在梦中看到，我在一个舞台的中央，身边布满了邪恶。当时我欢快的唱着如天籁般的音乐，邪恶用黑色的剑不停的攻击我的头部，但是每一次的攻击都被师父给我体外下的旋转机制给转化成我身体的能量，我身上的能量越来越庞大。舞台下是芸芸众生在看着这台正邪较量的戏。我明白了师父让我救众生，破除邪恶，证实法。可我被囚禁在小黑屋里，失去了一切自由。我怎么救人呢？我想到了喊，于是我开始每天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的声音就在清除着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我用喊的方式讲真相，比如喊：“师父好！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众

生快快醒，万古机缘切莫再错过，退出党团队保平安！”等等。每天在小黑屋里唱四十分钟的大法弟子的歌，把我知道的所有大法弟子的歌都唱一遍。

无论邪恶采取任何手段，都无法改变大法弟子对法的正信。在被非法关押的日子，几个被常年关在禁闭间的同修相互配合，相互鼓励，每天清晨五点刚起床，关在禁闭间的大法弟子开始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在监区上空回荡，清除着邪恶，挽救着众生。

有一天，我刚喊完，一帮狱警又拿着手铐、电棍过来。我心里忽然生出了怕心。我把手插到衣服口袋里，就在口袋里对怕电棍电的心不停的写着“灭”字。但是还是有怕。我想为什么我不怕菜刀而怕电棍呢？不都是铁做的吗？原来是我头脑中对电棍迫害大法弟子有恐惧。我就对着“电棍”这个名词背后的所有信息发正念，念“灭”。灭掉了这个观念后，我再看电棍和菜刀就没什么区别了，就不怕电棍了。我对狱警说，你提着这些道具干嘛？又不是没有铐过、电过。不是越铐越坚定了吗？我就是因为信仰法轮功才被你们抓进来的。我是来救你们的，我不喊“法轮大法好”喊什么？狱警笑了，掉头走了。

有一天我在喊的时候，狱警命令包夹犯人把我从监房里抬出来扔在走廊，狱警挥着电棍，大声呵斥我：“你再喊试试看！你有本事到这里每一间监房门口，一间一间的喊过去。”我平静的从地上爬起来，走到第一间监房门口。监房里一位被关押的昔日同修，睁大着眼睛惊恐的望着我，不敢说话，整个气氛好象都凝固了。我平静而又真诚的对她们说：

“我是大法弟子，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不仇恨任何人，只是不认可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们要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啊！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说完，我走到第二间监房门口，又重复说了一遍。就这样，一直讲到第五间监房时，狱警喊道：“别再说了！”我说：“是你让我说的，我还有几间没讲完呢。”

狱警不接我话，命令包夹犯把我拽回监房。

在狱中，每年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我都高喊：“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给至尊至敬的师父拜年啦！师父过年好！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众生快快醒，万古机缘切莫再错过，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

有一次我给师父刚拜完年，监区大队长把我拖到办公室，用电棍电击我的嘴。一边电一边骂。电棍啪啪作响，闪着蓝色的火花，我感觉自己脸上的肌肉在被毒蛇猛咬。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一大早的干嘛呢？看你嘴上都是沫子，快拿纸擦擦吧。”她乖乖的扯了一把餐巾纸擦了擦嘴，停止了电击。她又把我棉衣扒掉，拖到走廊上冻我。我笑咪咪的和来回路过的人打招呼，告诉她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诚念得福报。”

就这样冻了两天，监区中队长让我自己走向监房。因为我从来不配合她们走路，她们要么抬我，要么拖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对她说，“我自己走可以，但是我必须一路唱着法轮大法好回去。因为你们把我拖出来，很多大法弟子都知道。我唱着歌走回去给她们报个平安。”中队长说，“穿着这套制服，我不能不说你。”我说，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就这样，我一边唱着“法轮大法好”这首歌走向监房。

师父讲：“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6]。在恐怖的黑窝里，我在大法中修出的乐观感染着身边的人。有的包夹犯做了“三退”；有的告诉我她在心里一直不停的默念“法轮大法好”；还有的犯人私下告诉我队长给她们开会的时候，当她们的面夸我长得漂亮，人非常的善良、单纯。

是啊！我怎么能不开心呢？我修的是宇宙大法，全宇宙的主是我的师父。溶在真善忍的法理中，按照大法去修，层层业力、观念、人心要消去，我才能跟师父回家。

就在我临出监狱的最后半年，有一天我忽然做了一个梦，梦中师父在远处很严肃的看着我，目光里透出担忧，也有期

望，还有许许多多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含义。我看到了一大帮子男女老少，头上扎着白布条，对着我挥舞着拳头把我按在地上猛打。我明白了，自己历史上欠的业债要还。师父担忧我能否过去这一关。

过了几天，本地邪恶“六一零”向监狱下达了必须百分之百“转化”大法弟子的指令。监狱成立了“攻坚组”，专门设置了一个针对大法弟子的行刑监房。包夹犯偷偷告诉我，行刑监房的监控摄像头直通监狱高层和“六一零”。狱中坚定的大法弟子被挨个拖进去迫害，里面不断的传出凄厉的惨叫声。后来得知狱内大部份学员在此轮残酷迫害中被迫“转化”，一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

在最邪恶的恐怖气氛下，恶人用尽最邪恶的招数，惨绝人寰的迫害造成的痛苦简直要把我吞没，我感到自己一次次的承受到了极限，没有办法集中思想和精力，无法静心向内修来灭除这么凶猛的极端的痛苦。一天又一天的承受，我发现自己渐渐生出了怕心和怨恨心。我忽然意识到，和眼前这场残酷的生死考验相比，之前所遇到的一些关难只能算一场热身赛。最严酷的迫害面前，我知道唯有把自己溶在大法中才能走过来。我回想自己以前走过那么多艰难的修炼过程，师父付出了无数的心血，这张人皮再怎么被折腾都是在消业，我决不能让我的神体在这张人皮里化掉，决不能让那些对我寄托无限希望的众生被毁掉。我发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身心、我的一切都属于师父、属于大法，决不会向邪恶妥协。我一刻都不停的在头脑中念着“法轮大法好”，痛苦中我感到身上的业力大块大块的往下消。

晚上被押回禁闭间，我使劲的掐自己，不让自己睡着，不停的背法，清除思想中被邪恶迫害灌进去的败物。我也想起之前的梦境展示，明白了因果，按照法的标准要自己对行恶者无怨无恨。

同时师父点化：我坐在一个漆黑的空间中盘腿立掌发正念，身体周围布满了能量，邪恶无法靠近我。我悟到自己发

正念清除邪恶力度不够。于是我加强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

包夹犯人每天折磨我的时候，狱警都守在行刑房门口，随时等着我开口妥协。每天包夹犯人推着我从狱警面前走过的时候，我都平静的看着狱警，微微一笑。我想着师父的法：“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4]“朝闻道，夕可死。”[7]不管邪恶怎么残酷的迫害，这一刻我还在大法中，我还在修着大法，我还是大法弟子，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在痛苦中升华，在魔难中成熟。历经六个月的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我没有倒下，最后堂堂正正的走出了那个邪恶黑窝。当家人来接我出狱时，看到我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反应迟钝，头发也白了一半，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光明、祥和。

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用尽所有的词语也无法称颂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在邪恶黑窝那种严酷环境中，按照大法的要求无条件向内修，信师信法，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师父就会给你一条能走过来的路。

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无论身处何方，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会以法为师全力以赴坚修到底。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神路难〉
-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别哀〉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芝加哥法会〉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是圆容的〉
- [6]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 [7]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溶于法中〉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黑窝里的三百六十五天

文：山东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去年的九月七日，我外出给世人讲真相被便衣跟踪，后被非法判刑一年，于今年九月六日回到家中。同修们关心我被关在黑窝里的种种遭遇，听过我的讲述，同修说：现在正是明慧法会征稿的时候，快把经历和体会写出来吧！

因为我的写作能力差，于是由我口述，同修帮助整理成这篇文章，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

狱中救人忙

我先被关在看守所的九监室。开始里面的人对我并不友好，第一天就有个犯人找碴，还威胁我说：“你再犟（指我不妥协），判你十年看你还炼不炼了！”我说：“炼！”这个监室里大概关着二十个犯罪嫌疑人，我想：我被非法关押在这里，失去了救人的正常环境，不过这些生命也是等着救度的，而且能在这里相遇就是缘份，我不能错过。她们在人生中走错路，误入歧途，慈悲的师父也不想落下她们，我一定要把大法美好的种子种到她们心中。有了这一念，我就有意接近她们。

当然首先要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已，做事处处为她们着想：早晨每人一个鸡蛋，我每天都捡破碎的吃；脏活累活别人不愿干的，我去干；天冷时每个监室上午、下午各供应五升热水，我考虑到好多年轻的有生理周期，热水根本不够用，我从不用热水……渐渐的她们都愿意接近我了，我便利用机会给她们讲真相，对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劝她们退出。不久，监室里绝大部份人都“三退”了，但是也有人不信，对不信的我也不放弃，心里就多为她发正念，有机会再讲。

在这里讲几个小故事：

有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一开始我就注意到她，因为她很老实、面善，不象是个会犯罪的人。有机会和她搭讪，我

了解到原来她确实有冤情：她骑三轮车正常出行，一辆摩托车撞上了她，结果骑摩托车的女子正好摔倒在一个尖物上死了，而她也被撞出去很远，在医院昏迷了两天。事发后，因为死者家里在村里有权势，串通交警判她为肇事者，要求赔偿六十万。她一个普通农民，哪有那么多钱？最后被判刑一年四个月，还得赔偿二十万。

她也是当前邪党黑暗制度的受害者，所以我很同情她。她因为那次车祸腿有伤，无法下蹲，所以每次她值日抹地，都是趴在地上，我看了很不忍，她值日的活我就全包了。她很过意不去。因为她无端遭此横祸，被人冤枉，所以很沮丧、悲观，我就用法理来开导她，跟她讲大法的美好。她非常愿意听，而且对大法的一些法理也能理解并接受。原来她过世的母亲是位法轮功学员，在世的时候就想让她修炼大法，可是她没有走进来。母亲去世后，她把母亲所有的大法书全收藏在自己家中。她高兴的对我说：“原来大法这么好，回家后我就找出书来学。”她在这种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又和大法续上了缘，我和她都很高兴。

有个因贩毒判死刑的犯人，姓某，因为我比她大的多，所以我叫她“小某”。小某一审被判了死刑，目前正在二审的上诉期。因为判了死刑，所以整天提心吊胆就怕二审有不好的结果。我只是想：或许她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得救的机会那就更少了，遇上她，我决不能让她这一生遗憾。所以我对她讲真相格外用心。慢慢的她开始相信大法了。有一天她问我：“大姨，你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福报，象我这种判了死刑的人，有什么用呀？”我给她讲了以前明慧网报道的几个死刑犯在刑场上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壮观场面，震撼所有在场的人，并说：“他们虽然这一生结束了，但是临终却和宇宙大法续上了缘，多么幸运呀！”我还告诉她：“只要诚心念这九个字，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于是她就开始在心里默念这九个字。

有一天，出去放风，小某突然问我：“大姨，我想大声念！”我鼓励她说：“那你就大声念吧，你已经是死刑犯了，还有 19

什么怕的呢？”于是她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说：“大姨，咱们炼功吧。”她的声音响彻这黑暗的监狱，也惊动了看守所的警察。主管悻悻的跑过来，想惩罚全监室的人，让大家罚站。我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小某是诚心的，别因此连累其他人而让她遭埋怨。”结果那天只罚了我们半个小时，就让我们自由活动了。按照监规，这种事有可能得罚站一天。

有一天，警察过来提审小某，说是二审结果下来了。小某一听，立马脸色苍白，全身发抖，那个警察说：“看把你吓的，是好消息！”随后就把她带走了。等她回来告诉我们：二审以证据不足发回一审重审。虽然没有最终的消息，但是对于小某来说，又有了生的希望。

有一个年轻的犯人称“玲”，我怎么给她讲大法，她都不信，后来她转到别的监室去了。我被非法判决后，转到了“已决监室”，没想到在这里和她又相遇了，这时她也已经判了刑，正在等着凑够人数送往省监狱，而我剩下的刑期不长了，所以我没有被送往省监狱。再次见到我，玲很惊讶也很高兴，说：“大姨，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我感慨的说：“玲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再次相见，是我们师父不忍心丢下你啊！”我就给她唱师父作词的歌曲《大海是我的胸怀》：“大海是我的胸怀 大海是我的胸怀 蓝天下都是我的舞台 助师救人是我的誓约 传真相是神的安排 甘露遍撒大地民舍宫宅 千万年的等待没有白挨 创世主已来 魔难中大法徒在全力救世人 狂徒脚下却是悬崖 我们虽然沉冤不白 红潮托起的是千古英才 因为我们走向神的未来”[1]。

听罢，玲很感动，说：“大姨，我信你，给我退了吧。”

四面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有个老谭不但不信还嘲讽我，说“既然你说你们师父这么伟大，为什么你还被关在这里？”我就耐心给她解释：就象上学，同是一个老师教的，有的人学习好，考一百分，上大学，拿博士学位，而有的不及格，毕不了业，你能说老师水平低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2] 修好修不好是我们自己的事，是我自己修炼中出

了问题才遭到迫害。我要是没有师父保护，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呢。虽然后来她对大法的看法有些转变，可是最终也没“三退”，这使我很为她遗憾。

监室里都有狱头，在这里叫“管理员”。我所在的监室的管理员三十来岁，对我很好，经常告诉其他人：“看看人家某某某，她是我们的榜样。”有一次早晨吃饭，我照例去拿破碎鸡蛋，她一把夺下，塞个好的给我，说：“大姨，你今天吃个好的吧。”因为我经常给她们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去年元旦，管理员说：“大姨歌唱的好，给我们唱首歌吧！”我就唱那首《福》：“新天新地万象新 青山绿水笑盈盈 心中牢记真善忍 洪福常伴善良人”。大家都沉浸在大法的洪福中，暂时忘记了自己是被关在环境恶劣的看守所。

因为在里面监室里不准有纸和笔，所以“三退”名单要保留下来就只能靠脑子记，为了防止时间长了遗忘，我就经常在心里默念这些个名单。同修们给我请了律师，等律师来了，我就请他传给外面的同修，总共退了多少自己也不记得了，细心的同修告诉我这一年我在看守所里共劝退了四十多人。虽然这一年我在外面会救更多的人，但是里面的众生得救的机会更少，能把大法的福音带给她们，我心里很欣慰。对于我来说哪里都是我救人的场所，走到哪里，都要把大法美好的种子传播给那一方的众生。

向内找，坚决抵制迫害

我于一九九九年春走进大法修炼。得法不久迫害就开始了。自迫害以来，我曾多次被骚扰、抓捕、劳教乃至非法判刑，累计起来我在狱中的日子有六年多。自二零一一年以来，我大量学法，这些年没有太大的迫害。而这次迫害，向内找，我看到还是因为某些执著心太重了导致的，比如：太强的显示心和欢喜心从而带动自己强烈的做事心，造成自己不太理智。直接的表现就是被绑架那天，我状态极差，本应该在家发发正念清理一下空间场，但是因为和一个同修约好一起去讲真相，我那好面子、逞能的心操控我没有意识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虎视眈眈了，结果在同修还没到约定地点，我就

被邪恶绑架。

以前的几次非法关押中，我自己都没做好，早期在高压下还违心的“转化”过，后来的几次虽然没有“转化”，但是也没有彻底的抵制迫害，总有不同程度的妥协。这次一被关进看守所我就下了决心：这次正念一定要强，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妥协。

抵制迫害先从抵制背监规开始。我从被关进看守所就不背监规，不做操。主管我所在监室的狱警听说了，过来对我说：“说什么也没用，都得背，你成心是想跟我过不去！”我说：“我没有犯任何罪，我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本来就不该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跟你过不去。”她还是气呼呼的：“你非要这样，那就罚你值两个月的日。”值日就是打扫监室所有的卫生，平时都是大家轮流值日。我看她在气头上，没再跟她理论，心想：宁可干活也不背那破玩意。

第二天，那个吕狱警分别找监室的人了解我的情况，最后又来找我：“罚你值日你情不情愿？”我说：“我不情愿。”没想到她竟然笑了，抬手给我整了整衣领，我也笑了笑，她说：“某某某，你也会笑啊，你看你这样多好啊！”我说：“我当然会笑了，我们是修炼人，修炼人对谁都好，我们没有敌人，我不是给你找麻烦，我们是被冤枉的，我只是在抵制这种无理的迫害。”她说：“好了，你不背就不背吧，也不罚你值日了。”

看守所有规定，每个月，每个监室抽两个人去所里考监规，有一次抽到我了，吕知道我不背，担心连累整个监室挨罚，就跟抽查的警察喊话：“警官，我们监室的某某某是炼法轮功的，她不背监规，还要让她去考试吗？”那个警察说：“她排号第几？”“倒数第五。”“那就让倒数第四的去考试吧。”此后监规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这次被迫害整个过程我拒绝签任何字，拒绝按手印，所有的口供都是“零”，做到彻底不配合。

回家的日子到了，我提醒自己，上次被非法关押，在释放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这次不能再配合。九月六日，我

换了衣服走出来，果然桌子上摆着释放书，我明确表态：“我不签任何字。”那人说：“释放书上的字必须得签，如果不签，穿上号服回去吧。”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今天肯定得回家。我不签字但也没再吱声，默默的在那里发正念。耗了一会儿，进来一个好像是管事的警察，那个值班警察就问他：“某某某不签释放书，怎么办呀？”那人说：“不签就不签，让她走吧。你写上‘拒签’就行了。”就这样，我堂堂正正的离开了被非法关押了三百六十五天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大部份时间，我都能让自己静下来，尽可能的多背法，发正念。今年夏天，我们这里特别热，连续两个月持续在三十四度以上的高温，而监室里的温度在四十度以上是常事。看守所的走廊里安装了吊扇和暖气，监室里则啥都没有。关我的监室是十三个人的床板位置，可是除去值班站岗的，还得有十七个人睡在上面，每晚刚睡一会儿，身下就一滩汗水，整个晚上就泡在汗水里。再加上室内四十度的高温，监室里那个空气就别提多污浊了，警察来都戴着口罩。这么恶劣的环境，人心自然特别烦躁，所以那些日子监室里吵闹的特别厉害。那一阵子我的心也静不下来了，背法无法坚持。

有一天我脑子里突然想起《洪吟》〈游日月潭〉：“一潭明湖水 烟霞映几辉 身在乱世中 难得独自美”。瞬间感觉身上有丝丝凉风吹过，内心仿佛有一股清流淌过。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一切的烦躁都消失了。

近二十年的修炼路我走的磕磕绊绊，没少让师父操心，不管我悟性多差，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在迷茫的时候，师父鼓励我；在身体承受不住的时候，师父给我挡着，近二十年来，不管经历了多少魔难，一想到师父，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无尽的力量，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

弟子叩谢师父！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 四》〈大海是我的胸怀〉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修大法绝处逢生 精進多救人

文：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一场人生的巨难中，幸得师父救度，使我生命复活并升华，让我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弟子叩拜师父！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得大法绝处逢生

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今年五十六岁。我生性好强，自以为干啥啥行。丈夫在企业上班，一双儿女也都不错，小家庭温馨幸福。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二零一零年八月，我在济南省立医院查出双侧乳腺癌，医生对我家人说，我的病不是普通的乳腺癌，扩散性强，要赶快动手术。全家人都懵了，顾不得多想，马上动手术。手术六个小时，双乳被切除。别人动这样的手术要打六个疗程的化疗，我得打八个疗程。打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我已不能吃也不能睡，浑身无力，头发全掉光，皮包骨头，生不如死。

二零一三年四月底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愁的发呆，家族的五奶奶来看我。五奶奶跟我说：“只有大法能救你了，修大法吧。”当我听到“大法”二字时，心里怦然一动，全身象通了电一样，赶快问五奶奶：“什么是大法？怎么这两个字这么不一样？”

五奶奶告诉我，她是修炼法轮功的，又给我讲了法轮功的一些真相。我真爱听，还想让她多讲点。五奶奶说：我背一首师父的诗词给你听吧：“圆满得佛果 吃苦当成乐 劳身不算苦 修心最难过 关关都得闯 处处都是魔 百苦一齐降 看其如何活 吃得世上苦 出世是佛陀”[1]。我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那一刻，我仿佛被带入了一个美好又飘忽的意境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虽

然不能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真好，听了真舒服。直到五奶奶背完，我还沉浸在诗中，没有回过神来。我恳求五奶奶再给我背一遍，她又大声的背了一遍。

听了两遍，我的心亮堂堂的，忘记了自己的病和忧愁烦恼，脸上又有了笑容，感觉象换了个人似的。五奶奶也高兴的说：

“你和大法有缘啊！”我急切的对五奶奶说：“我也要学大法！我要看书！”她答应傍晚送书过来。我高兴的象个孩子似的给五奶奶又提了个要求：“五奶奶，我吃不下饭，您在我跟前坐着，我试试吃点饭行不行？”她乐呵呵的答应说：“我就在沙发上坐着，你吃吧。”

也真神奇，那些日子我吃一口饭得喝几口水才能咽下去，今天竟狼吞虎咽的吃了大半个馒头。大法太神奇了，我一定要学！

当我一口气看完《转法轮》后，我认定《转法轮》是无价之宝，是天书。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今生学定了！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是世界大法日，也是我死而复活的新生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立即去参加了村里的学法小组，正式走入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新的人生开始了。

履行救人使命

在学法组，通过同修交流和看《明慧周刊》，我认识到了，修大法不是光为了自己的圆满，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虽然得法晚，救人也是我必须做的，我也要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同修们说我是新学员，叫我多学学法，先不要急于外出救人。

我学法一个月后，在我的执意要求下，同修带着我，三个人一组，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去小组学法，方圆十几里内的七个集市，我们转着讲。第一天，我看着同修讲了一上午。第二天，我就自己找有缘人讲。我用我亲身的例子告诉人们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中共造谣毒害老百姓，三退才能保平安等，效果不错。基本上每天都能讲退十几个人，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我也要求自己一定得做好。

我们村靠大山，后被规划成了国家森林公园，每年都有

不少本地和外地的游客来旅游。我和同修利用这个条件进山给游客讲真相，贴真相标语。每天都有不少建筑工人在景区干活，我们就一个不落的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明白真相了，也都做了三退。

一天，管理人员（本村的）发现把我们拦下了山。师父说：“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2] 我们立即去了村委办公室，找相关负责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对社会对家庭都有利无害，共产党造谣欺骗老百姓，我这个癌症患者都好了，全村没有不知道我是修炼大法而康复的。我们上山是告诉人们真相，是做好事，你们不让我们去讲真相是在做坏事。最后他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是警察不让你们去的。我借机劝他们把党退了。

二零一五年的秋天，我早晨出门一看，我家的门上、前后墙上贴上了十几条挺大的大法真相粘贴，还都刷黑了，我家的房子靠大街，满墙黑乎乎的影响不好。我知道是村干部指使人干的。当天上午，我就去了村委办公室，找到了分管街道的负责人，严肃的问他：是谁干的？他也不避讳的说：你们满街贴，就得揭下来贴你家。我说：“贴我家不要紧，你别刷黑啊！我们贴的是救人的真相，你们揭是在破坏，不叫人明真相，等大难来时，生命销毁了你能负责吗？”我想他可能不明真相，索性坐下来和他详细讲吧。我先从我得绝症修大法起死回生讲起，讲大法能使人身心健康道德提高，讲江泽民发动迫害大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讲三退的重要意义等多方面的真相。我整整讲了一个上午，他听的很认真，也真正明白了真相，表示再也不揭真相标语了。两个人也都痛快的退出了邪党组织。

二零一五年，我实名诉江。第二年的春天，一个穿便衣的人来到我家想给我照相，被我打发走了。秋天，我家正在盖平房，村里的治安领着两个警察来我家找我，我平静的迎了出去。两个人说：我们上你家耍耍，边说边向家中走。我拦住他们说：你们不是我请来的客人，也不是我的亲朋好友，你们凭什么上我家耍耍？有话就在院子里说吧。他问：你炼

法轮功啊？我说：炼啊！他问：上面不叫炼，你不炼不行啊？我说：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炼我早就没有了，不炼不行！他们又问我丈夫的手机号，问上不上网，资料哪里来的等，我告诉他们：一件也不能告诉你们。我发现他们在偷偷的录像，就严肃的说：赶快关掉设备，别在这里侵犯人权，再照免谈！他们马上关掉了。

我给他们讲我得法的经历，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真诚的劝他们要看清形势，为自己留条后路。我劝他们用化名三退。他们二人对望了一下。我指着那个录像的人说：我知道你已经退了，指着另一个人说：你也要退出来保平安哪。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说：你别用真名给我退好不好？我说用化名退一样。就用一个化名帮他三退了。稍后，他们就起身往外走。我抬头一看，平房上的几个瓦匠都在向下看，这之前我都给他们讲明真相做了三退。只见刚才三退了的那个警察边走边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高兴的说：“你有福报了，今后能高升。”他一回头，见平房上几个瓦匠都在看他，不好意思的笑着走了。

去年，我有事到济南女儿家，在本地车站上车后被警察拦下，问我：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对呀！他们问：你是不是告江泽民了？我说：告了。他们说：那你今天不能上车。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不为什么，就是不让你上车。

这时呼啦围过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我一看机会来了，抓紧时间快讲真相吧。我讲大法教人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得绝症炼功好了，江泽民不让炼是往死路上逼我，我就是要告他！江利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造谣抹黑，制造假自焚案，欺骗毒害老百姓，谁信它谁就倒楣。将来大灾难来时保不住命。现在有一个保命的好方法，赶快明真相，退出邪党组织的党团队。

人越来越多都在静静的听着。这时三个警察走了两个，剩下的那个警察我用化名给他退出了邪党组织，还嘱咐他以后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他答应了，派了个车把我送到了

二十里外的家。

修炼五年来，我没有怕心，真相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越讲越会讲，基本上是讲一个，明白一个，三退一个。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是法在救人，我也只不过是动动嘴而已。

魔难是为我提高的

因为我得法晚，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是溶在一起的，出现了几次病业关，虽然过得跌跌撞撞的，但我从未怀疑过师父和大法，凭着对师对法坚定的心走了过来。

二零一五年，我突然脖子疼的很厉害，肩膀也疼，用手摸摸也没有什么，就有了负面想法：是不是癌细胞转移了？我是不是要死了？又一想：死我也不怕！反正我得法了。师父说：“朝闻道，夕可死。”[3]

我也不跟同修说，照样出去讲真相救人。但背后自己偷偷的准备后事，到保险公司办了遗嘱，给谁多少钱都分好了。几天后，到小组学法时，我才把脖子疼办后事的事说了。同修们听后，从法上交流帮助我，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消业，从根上给你祛病。在关难中，要多学法，多发正念，向内找。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正念上来了，坚信这不是病，把心一放到底，一切都交给师父，我不管身体的疼，该干什么干什么。一个星期后，这关就过去了，我流着感恩的泪水，在师父的法像前跪拜。

二零一六年，我突然咳嗽很严重，这次我的心一点也没动。丈夫怕引发并发症，拿了几百块钱的药逼着我吃，趁他转身时我把药放了起来。我坚信这不是病，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让我提高的。我照样做着三件事，什么也没有耽误，一个星期就好了。丈夫回来了，我把药全捧了出来，告诉他我一粒也没有吃，好了。他问我怎么好的，我说是学法讲真相好的，丈夫更信大法了。

魔难都是为我提高而来的。我修炼第二年，就开始做真相资料了，我有做资料救人的愿望，家里有闲房，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丈夫在单位上班，家里就我一个人，做资料很适合。开始我是背着家人做的，很快丈夫就

知道了，他不反对，只是怕我出现意外，嘱咐我多加小心。

儿子就不同了。二零一六年寒假，儿子回来了。一天我正在做真相资料时被他发现了，我想应该和他讲真相了。他什么也不听，很生气的大声指责我：你还会上电脑、用设备、做资料了，你也太大胆了！他越说越气，脸都变形了，把我的手机也摔烂了，非要把设备摔出去。此时他象失去理智似的。我赶快向内找，都怪我平时没有给他讲清真相，他只知道我炼功病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讲真相。为了不刺激他，缓和一下气氛，我对他说：你别激动，别扔东西，给我点时间，我想办法吧。

过了几天，我正在房间里做真相资料，儿子又来敲门，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坦然的开了门。儿子一见又怒气冲天的说：你是怎么回事儿？我很平静的说：我有救人的使命，不能停啊！他还是坚持把设备送出去，好象没有商量余地。我认真的和他说：“你看到了，我没有什么瞒你的，我做资料是为了救人，你妈妈就是大法救的。中共造谣污蔑迫害大法，就是不让人得救。我做资料救人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你支持也是功德无量的事。咱这家是大法赐予的，咱受益了也得叫别人受益呀！人们看了资料明白了真相，生命得救。你不让妈妈做就是不让妈妈救人，咱能眼睁睁的看着大难临头见死不救吗？”

听了我的话，他态度稍有缓和，但还是坚持送出设备。我一边讲一边给邻村一个同修拨电话，她在电话里听到了我儿子的声音，马上就明白了。她先在家里发正念：清除操纵迫害我儿子的邪恶因素！然后骑上电动车快速来到我家。儿子迎进同修说：张姨，你来的正好，我不想让我妈做资料，太危险，你也劝劝我妈吧。同修面带微笑拉我儿子坐下，开始对他讲真相，他们在外屋讲，我在里屋发正念，讲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我听到儿子大声说：“张姨，你给我退出来吧！”我知道儿子明真相转变过来了，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了。那一刻，我掉泪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随即，儿子走进里屋，柔声的说：“妈，从今往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都支持你，你有不会的地方，我告诉你。”又对同修说：“张姨，你今天别走，我做饭给你们吃。”

从那天起，儿子真变了，支持我修炼，还帮助我做一些大法的事情，回家就给师父敬香上供品。二零一八年“五一三”世界大法日，儿子正好在家，和同修们一起祝师父生日快乐！毕业后，儿子很快的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谢师恩 共沐法光

我得到这么好的法，也得叫更多的有缘人得啊！我想到了在济南住院时同病房的两个病友，一个是济南人，一个是潍坊人，她们的病比我轻，以前经常照顾我。我先去了济南，找到了那个病友，告诉她我的神奇经历，大法的威德。她听后毫不犹豫的接受，马上就走入了修炼，并很快联系上了本地的同修，现在修炼很精进。

潍坊的病友，我是通过电话联系的，她也很痛快的走进大法修炼中了，现在也修的挺精进。

二零一四年正月初一，听说本家一个七十多岁的三叔得了肺癌。我借拜年的机会去他家，先给他讲了我自身的情况，又讲了大法的真相，告诉他只有大法能救他的命。他听后很相信和认同大法，表示自己也要修炼。我当时就教会了他动作。他要请两本书，说让老伴也修炼，我很快请了两本《转法轮》送给了他，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每天在家里学法炼功，四年过去了，现在他的身体很好。

明真相三退后得福报的人更多，以下仅举几例。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三日，我在集上讲真相，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快步走到我跟前，激动的说：“可找到你了，有没有资料？我就爱看你们的资料。我得感谢你啊！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一年我不闲的念，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念，真管用啊！你看我身体棒棒的。”

我想起来了，那是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我在集上碰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小老头，我给他讲真相，他神情沮丧的告诉我：他患肝硬化，在医院花了二十多万元治不好，被医院

判了死刑，撵出来了，觉得自己没有几天活头了。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给了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又告诉他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真心信大法，就一定能好。他对大法有正念，一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告诉他，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得谢师父。他一边说谢谢大法师父，一边掉眼泪，我也被感动的止不住的流泪。

我的丈夫支持大法更是受益匪浅。他从小气管不好，每年一次总得吃七百元左右的药，还得住一次院。自从我修炼后，他病好了，再也没有住过院。

丈夫的工作是井下管理，一次井上的绳子断了，大罐笼子掉下去，砸在了丈夫的左腿上，又从左腿蹦到了右腿上，然后砸在了另一个工友腿上，丈夫的两条腿什么事都没有，工友的腿却被砸断了。丈夫知道是师父保护了他，从心里感谢师父。丈夫只要在家中，每天两次很虔诚的给师父的法像敬香、磕头，供果每天一换。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他还写了一篇小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题目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师恩浩荡说不尽，唯有精進再精進，师父正法还没有结束，不管以后时日长短，我都会严格要求自己，听师父的话，按照大法的要求做，继续用心做好三件事，完成使命，圆满随师回到自己的家。

注：

-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苦其心志〉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溶于法中〉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用心救人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得法经历

我从小体质弱，来个流行感冒就能摊上。结婚后吃药更是成了家常便饭。二零零三年春天，我由于惊吓得了忧郁症，晚上不睡觉，整日生活在恐惧中，看遍大小医院病也没好。我有个好朋友炼法轮功，知道我有病之后就给我请了一本《转法轮》，教会了我五套功法，从那以后我就得法了，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

学功以后，有一天我靠在被子上闭着眼睛，就感到呼呼的风声，我一下就到了另外空间。在另外空间我可以自由的飞，从那以后我要想出去闭上眼睛我的元神就出去了。记得有一次我在另外空间看到一个小女孩，就感觉这个女孩是我的亲人，我告诉她你以后一定要修炼，跟师父回家，小女孩追着我跑，我越飞越高，声音一直在空中回荡。后来看师父在讲法中说：“目前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学员元神离体时，看到、接触到了哪一层空间，觉的那太美好，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就不想回来了，结果造成了肉身死亡，留在那一境界中回不来了。”[1]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相信神佛的存在，相信师父，我就坚定的好好修炼，我就不出去了。从那以后我的元神就不去另外空间了。

得法后，通过大量学法、背法，知道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责任的重大，救人的紧迫，我就以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面对面劝三退、打电话等多种方式救度众生，下面我把这些年救人的部份体会写出来，跟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突破怕心 救度家乡人

我的家乡在山区，离我现在的居住地比较远，那里是真相资料的空白区。《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邪党对铁路的安检很严，带真相光盘很吃力。二零零八年，我外甥女结婚开车回家乡，我想我不能错过这个救人的机会，我准备了几百份光盘、真相期刊等资料，装了两大包。这期间怕心不断往外冒，一想回家心就突突，我就大量学法、背法，坚定自己的正念。

临出发的前两天晚上，我是在床上坐着度过的，心跳的根本睡不着觉，另外空间的干扰很大，感觉“怕”的物质弥漫在整个空间场，我就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当我背着两大包资料下楼去外甥女家时，心脏好象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一样，仿佛下一秒钟就是面对死亡。我发出强大正念，我是大法弟子，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证实法救度众生谁也不配干扰和破坏。我一路背着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2]。

坚定自己的正念，大法的超常就显现出来了，虽然感觉心脏每分每秒都要跳出来，但我啥事没有，背着两个大包，跑着撵公交车，坐在车上平静的给有缘人劝三退、讲真相。到了外甥女家，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怕心全无，睡了一宿好觉。

第二天，外甥女开车，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侄子来找我说：“老姑，咱这的林场到处安了摄像头，谁来都知道，是抓小偷的。”我那个怕心又往外冒，就发正念清除，我想我也不是小偷，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听师父的话救人，不管你什么摄像头不摄像头，我就发资料救人。晚上我和嫂子一起去发资料，嫂子拿了个手电筒照亮，我挨家挨户的发。发完资料我回到嫂子家中一直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一直发到凌晨三点，然后开始炼功，一宿没睡。

第二天早晨，整个林场都轰动了，说昨晚来了法轮功（弟子），满街都是法轮功资料。我姐夫找到我说：你可别发了，人家都给告到县里去了，公安局来电话说要调摄像头呢。我想：我有师父，啥事没有。

临走的头天晚上，我还剩点资料，打算发出去，可是家人看的很紧，我偷偷的把资料拿出来，站在大道上，抬眼一望无数只摄像头，这时我就有些犹豫，我该怎么办呢？这时，耳边传来我发的光盘里新唐人电视台的音乐，声音越来越大，我感动的无以言表，这是师父鼓励我，告诉我众生都在看资料呢。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把剩下的资料很快发完。第二天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回到家中。

听师父的话 用心救人

我刚开始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经常碰到不明真相提各种问题的人，有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回家我就总结经验，心里装着这些问题，看明慧网下载下来相关文章，找相关资料。

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快就能找到我要的答案。我再出去讲真相就能遇到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我就能解开他的心结，把他救了。我也认真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同修怎么讲的，好的方式我就用笔记下来，丰富自己救人的经验。又通过不断的学法，师父不断的开启我的智慧，讲真相救人越来越得心应手。

有一次，我和同修路过邮局，碰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坐道边休息，同修示意我给她讲真相，我就走过去坐在老太太身边，问大娘上过学吗？她说没上过。我说你入过党、团、队吗？她马上不高兴了，说：共产党给开工资，你们搞政治、反党等等。老大娘满脑子都是共产党灌输的谎言。我说：大娘，不是共产党给你开工资，它还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着它呢。就象你穿的这双鞋，假如一百元钱买的，工厂交的税和卖家交的税都得打到这双鞋的价格里，最后这税钱不都是你出的吗？然后我一一给她讲了很多我修大法之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孝敬公婆，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法轮功对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以及共产党搞无神论，败坏人的道德，不让人信真、善、忍，现在的人就信假、恶、斗，造假泛滥，吃的东西很多都有毒，人得怪病等等一些事例。她越听越明白，越听越高兴，最后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福报，她站起来重复的念着“法轮大法好”。

还有一次，在客运站讲真相，遇到一个大学生。他说要去实习，以后要步入社会了，现在人道德不好，不好相处，工作难干，压力也大。我先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三退保平安，他很愿意听，退出了团、队。然后我就给他背师父《转法轮》中讲的韩信受辱于胯下的那段法，他听着听着高兴的脸都红了，鼓起掌来，边鼓掌边说你们老师讲的真好。我跟

他说我们师父讲好多法呢，可好了。他很兴奋的说你给我多讲点。这时他的同伴来找他说车来了，他恋恋不舍。我就告诉他有机缘看看我们的书《转法轮》，你会受益无穷。他说好，被同伴拉走时边走边回头给我招手。

整体配合反迫害

1) 有惊无险

二零零九年五月，我跟同修白天上乡镇发神韵光盘，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构陷举报。同修M给我打电话说快走，我就知道同修出事了。我上大道后看到同修骑摩托过来了，同修问发完了吗？我说快走，我俩没走出去三十米后面警车就追了上来，使劲按喇叭让我们停，我们不停，警车就超过我们横在路上截住我们。这时我看到有个同修在警车后排坐着，这名同修被绑架了。

这时我心里想起师父讲的不能配合邪恶的法，警察还没下来，我跳下摩托车就向村子里跑去。有一个警察追了上来，在一个拐弯处将我背的兜子带抓住，往大道上的警车里拽我。我就不配合他，同时给他讲真相。我说：我们都是好人，不干坏事，你不能抓我们，不能干这坏事。那个警察最后将我的兜子拽下来，无力的说：你走吧，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跑了，跑到一个村民家。这家人有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孙子，我进屋后说：大娘外面热，我在你家乘会凉等人。她说行。我开始跟她唠嗑讲真相，讲我信佛法，信真善忍，讲按真善忍做人。她很认同，不大会儿，她老伴回来了，我又接着给她老伴讲。讲完老头去了别屋，就剩我自己，我就给家里同修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边出事了。这时我看到大道上警察挨家挨户搜查大法弟子，我将手机关机，卸下电池，专心发正念，心一横就把自己交给师父了。老太太就一直在门口领孙子荡秋千，警察问她家里有没有法轮功资料，有没有炼法轮功的人？老太太说我家啥都没有。两个小时后，老太太进屋告诉我，顺着大道走离她家三里地有个吉祥屯，那里可以打车回家。我谢过老太太来到那个屯子，其实那是个镇，也不叫吉祥屯，我想这可能是师父点悟我危险解除了。

回到家中后我才知道，我跑后警察去追我，被抓到警车里的同修也安全走脱。这都是我们按照师父讲的法做，师父加持保护，我们才能有惊无险安全走脱，没让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

2) 平和讲真相，警察放人

二零零九年九月，M同修的丈夫下乡发真相资料被恶人绑架，M同修找到我说多次去过派出所讲真相效果不好，警察很恶，也没见到办案人，想让我跟她一起去讲真相。我答应她第二天跟她去。回到家后怕心不断往出冒，发正念灭下去一会又翻出来，怎么办？我就去求师父，跟师父说：师父啊，如果这件事弟子应该做，请师父加持弟子去掉怕心去救人。

第二天早晨起来轻松自在，怕心全无。我和M同修和她的女儿坐着同修的摩托车一路发着正念。来到了那个派出所，一打听说办案警察得下午能回来，我们就在派出所跟人们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又所长到办公室，所长也和善的告诉我们下午找办案警察。

等到下午办案警察来了，开始对我们很凶，态度很不好。我想起师父的法：“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3]。我就微笑着对办案警察说：我们都知道你们干这行也都不容易，上挤下压很辛苦，你看咱们住在一个城市，低头不见抬头见，这要在外省遇见咱们还是老乡，多亲啊？听到这，他态度平和下来了。我说：我妹妹家困难，两个孩子，租房住，妹夫以前不务正业，我妹妹一身病啥活也干不了，他们修炼法轮功之后，我妹妹一身病都好了，妹夫也知道打工养家了，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那警察说他也接触过炼法轮功的，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又给他讲了许多真相，他也认同。最后我跟他说我有个邻居，才四十四岁，被抓进去之后关押三个月被迫害致死，家里孩子刚上初中，媳妇下岗，多可怜啊！那警察说：咱可不能那样，明天就放人，你们去接吧，接不出来你们来找我。我们走的时候，那警察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

还嘱咐我们以后要注意安全，还出主意说以后你们就用嘴讲，抓不到证据，你们就没事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感恩师父的加持，不但让办案警察明白了真相，还给十多个人办了“三退”。第二天M同修的丈夫平安回到家中。

3) 配合家属反迫害

二零一一年九月，我地有七名同修被绑架，邪恶当时很嚣张，省城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扬言还要继续抓人，国保大队放出话说谁来要人就抓谁。一时草木皆兵，好多同修都躲了起来。狱中有位同修给家捎个信，我去转达，看到同修的母亲着急上火，腰椎间盘突出复发，瘫痪在床不能行走，他家人对大法弟子很有怨气。

因为快过中秋节了，我和两名同修商量买了些礼物去这名同修家探望，并给他母亲找到了治疗腰椎间盘的同修大夫。几天后老太太能走路了，开始配合反迫害。开始我们跟着去国保大队要人，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很嚣张，不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同修们切磋后决定找到这个国保大队副队长家，给他全面讲真相。

同修们跟踪两次失败后，第三次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巧妙的摸清了他家的地址。当晚同修们把真相不干胶贴到了他家门口和附近周围，其他同修写真相信、打电话给他讲真相。我们再去国保大队，他的嚣张气焰没了，把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整个过程如实交代，说他就那么大的能力，说了不算了，让我们上公安局去找。

公安局管这事的副局长吓的不见大法弟子，我们就在公安局一楼大厅给去办事的人讲真相，他们找来110警察来给大法弟子录像。无奈我们只好协助同修家属去区政府举牌鸣冤。那位同修的母亲举着“还我儿子”的牌子，结果好几车的防暴警察如临大敌来抓人，同修和家属及时散去。四十天后，三名同修被释放。

接下来我们配合家属给被非法关押的四名同修请了律师，非法庭审前同修们互相配合以各种方式给当地百姓发了邀请

函，大面积向世人讲真相反迫害。庭审中律师和同修们的正念使非法庭审进行了一整天，外面的同修讲真相发正念，使很多人和公检法司部门的人明白了真相。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两次巧妙躲过国保大队副队长的盘查，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配合整体跟同修家属反迫害有半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是我向内找提高、升华、逐渐成熟的过程，也是我们整体配合展现大法神威的过程。

坚持不懈对打电话救人

二零一三年，我又学会了对打电话劝三退，这样就拓宽了讲真相救人的范围。刚开始打电话劝三退时，一拿起电话心就紧张，说话的声音都发抖，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慢慢的心就平稳了，三退的人数也多了。在对打电话的过程中，我尽量要求自己不求数量，就是一个一个的打下去，让众生能听到真相。

有时打三、四十个电话没有一个三退的，我就稳住心，信师信法，就是坚持救人。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4]。结果再打，每次都有得救的众生，少则两三个，多则二十多。今年由于邪恶的干扰破坏，造成手机卡被封短缺，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我要有三张卡我就能打电话救人了。这时同修给我拿回来十张被封的手机卡，我看着这十张卡心里很难过，本来这些小卡是来救人的，现在被封了真可惜。这时脑中闪过一念，再试试这些被封的手机卡有没有能用的？我一试试出两张能用的，我心里很高兴，谢谢师父，我又能打电话救人了。

由于手机卡紧缺，我对打电话的时候心里总惦记卡的事，舍不得用。一次我去省城讲真相，讲到一个同修那里，两次跟这位同修提起手机卡的问题，这位同修思考再三答应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感谢师父的加持，给我创造这样的机缘，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能让我专心的打电话救人了。

我的法器

初期对打的时候，同修送给我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技术

同修说不能串号。我拿到后就跟它唠嗑说，咱们一起救人，再串号就成功了。技术同修都觉的很震惊，觉的很神奇。

和我在一起对打的一个同修因为缺手机，我就把这部手机送给了她。而另一部手机我就一直用它对打救人。一次 M 同修说有同修想对打没有手机，我忍痛割爱打算把这部手机串完号送给那位同修。结果咋串都不成功，我就想这个手机是不是不想走啊？就跟它说：你是不是不想走啊？要是的话你就串号成功，我就不把你送人了，结果一串成功了。

我们使用的救人法器都是有灵性的，它们为救人而生，我们一定要珍惜，要让它们发挥作用。我现在有十多部同修不用的手机，我轮换着对打讲真相，不让它们闲置，让它们的生命在救度众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回顾十几年的修炼过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感恩伟大的师父！我还有许多不足需要在法中归正，在正法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多学法，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合十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明示〉
-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家庭环境随心性提高而变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我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回想这二十年的修炼，我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是和同修们一起做自己该做的。今天我想说说修炼后，大法如何改变了我，我如何按师父的要求向内找修自己，自己的改变影响了家人，改变了丈夫，开创出一

个良好的家庭修炼环境。在此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那时我上班三班倒，没时间参加集体学法，也仅参加过几次集体炼功。学法少，不懂得什么叫修炼，只认识几位同修，在“七·二零”迫害发生后我也都没和他们联系了。直到二零零六年，我才又认识了几位同修，开始走出去讲真相救人。

敢于面对 不要回避

那时我和乙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由于家庭环境的限制，我俩回家都不敢说实话，每次回家路上，就得先费心编造个外出的理由应付丈夫。有一次甲同修对我俩说：“你们老这样编，要编到什么时候才行啊？”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可是又觉的没办法，我要说实话，丈夫肯定要闹，那以后再出去就难了，所以一直没敢让丈夫知道我出去讲真相的事，怕心一直去不掉。可我每次外出回来，虽然在路上就编好了理由，可是越编，他越问的详细。我知道这样做不对，没做到真，可我又真的不敢说实话，更怕他一旦知道了实情，会说些对大法不好的话，那给他自己造的业可就大了。我和同修切磋，同修提醒我：怕也不行，要敢于面对，不要回避，要抓住时机讲真相。每一次讲真相要有新的突破，慢慢家庭环境会越来越宽松。

没想到这时和我一起出去讲真相的同修乙被警察绑架了。我知道我的状态也不好，就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学法小组多好！但我不好意思跟同修说。就在这时，甲同修说：“到我家来学法吧。”我一听太高兴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同修！

于是，我对丈夫说：“我要天天去同修家学法。”他一听就炸了：“这回你还要天天出去？别想！我豁着不出去拉活了，也要在家看着你！”丈夫下岗后自己买了一辆面包车帮人家送货挣钱养家。他居然说出这种话，看来他真急了。女儿当时帮着我说话，可是丈夫就是不允许。这出乎我的意料，真的没想到他会把话说的这么绝。怎么办？当时我也没想起来求师父，只有一念：我不能失去这个学法机会。可他

在火头上没法沟通。等他冷静下来了，我就又跟他说：“我都告诉你去谁家、干什么了，你还怕啥？”女儿也说他：“我妈是出去学法，这不是好事吗？”这时丈夫也让步了，说：你不能天天出去。我没再说什么。

后来和同修商量周一至周五学法，我告诉丈夫是这样安排的，他没表态，其实是默认了。这一场风波过去了。

开始注重真正修自己

前些年我出去讲真相，虽然不是天天讲，可是自己没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中午回家老是晚，总让丈夫和女儿挨饿，埋怨我回来的晚，下午他们还得干活和上学呢，咋就不能早点回来做饭？我的想法却是：我是出去讲真相救人，是做好事，正事，你们不就是晚吃一会儿饭吗？觉的他们不能体谅别人。但我嘴上说：“是我错了！”赶紧做饭去。结果下次回来又晚了。丈夫说：“你知道错了，你可改呀！”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是自己的错，这种情况还经常出现。

记得有一次，丈夫送货回来已是中午了，他刚到家，我进家门。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有客户让他去送货。我说：你等一会我做点简单的，你吃完再去。他说：“我不吃了，你说你炼功好，到点不回来做饭，嘴上老说改，你改吗？你还想让我说你好，你好吗？”他生气的走了。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很难受：他上午送货累了半天，中午回来吃不上饭，就只得去干活，我从心里觉的对不起他。他心地善良，不是个不讲理的人，是我错了！我老怕他说大法不好，怕他造业，想让他认同大法好，可自己从不为他着想，怎么证实大法好？怎么证实修大法的是好人呢？怎么就不反过来看自己、找自己呢？师父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1]对家人我真不能只在嘴上说，还要在行动上让家人证实，要在修自己上下功夫。从那时起我开始注重真正修自己了。

他喜欢喝稀饭，我就熬一锅稀饭再出去讲真相，中午饭提前一天晚上做出来。如果前一晚没准备出来，我就在讲真相回来路上买些包子或其它现成的熟食。做事一定要替别人

着想，虽然我自己对吃不太执着，吃什么都行，吃饱了就行，不想因为做饭耽误太多的时间。可是家人不修炼，也挺辛苦的。同修也提醒我，要照顾好家人。这样我就在吃上也调剂一下，炖肉、包饺子等等，不会再出现丈夫挨饿的情况了。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师父讲的向内找的法，以前遇事我也向内找，可都是先找别人，一想不对，再找自己。随着不断的学法修心，我渐渐的认识到了，第一念就是找自己，无条件的找自己，肯定有我要去的心。

其实丈夫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做事总是替别人着想。早上炼完功、发完正念我总爱躺一会，起来一看丈夫把早点都买来了。有时他来不及在家吃，还专为我去买回来，我心里就过意不去。我也总说：你在外边吃吧，不用给我买。有时他早起去买菜、买水果又把我的早点买回来了。

丈夫愿意资助真相资料点

临近过年的一天，丈夫回来说：今天开车出去被罚了八百元。开始说要两千元，我说太多我也没有那么多钱，这才划到八百元。我问为什么？他说快过年了，找个茬就罚呗。我说：让你往资料点里放钱你舍不得，这回让强盗抢去了。他说没办法，不给钱就走不了。我说：这钱他们抢走了还造业，往资料点里放钱还积功德呢。

过年那天，我就对丈夫说：“今年给资料点这钱我不拿，这份功德我让你积。”从那年开始到现在，每到过年他就拿五百元放到真相资料点里。也是从那时起，我也就能堂堂正正的往资料点里放钱了。

说起来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开始我们没有钱。我上班工资很低，丈夫下岗，孩子上学都没钱交学费，都是孩子的姑姑给的。她家庭条件好，可她不认可大法。有一天她对我说：“你说你炼法轮功好，谁帮你了？还不是得我帮你？”听了这话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是修大法的，可我感觉我在给大法抹黑，心想：明年我一定要自己给孩子交学费。当时只是这么一想，没想到转过年来真的就实现了，丈夫有了车，
42 可以给别人拉货挣钱，我们不但自己能给孩子交学费，还有

了积蓄。

“没啥可怕的，豁出去了，你别去，我去！”

二零一五年大法弟子实名控告江泽民，我也写了诉状，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丈夫。大约十月份左右，片警打来电话核实诉江之事。丈夫知道了，和我发了一通火，埋怨我不该诉江，有好日子不过，给家庭带来多大麻烦，你再有理他有权。

等丈夫冷静下来了，我跟他讲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还请同修帮着讲。丈夫说：片警让你去派出所。当时我怕心很重，没敢去。我也能看出丈夫也是怕。在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邪党是不讲理的，近七十年来，一直是靠着杀戮走到今天。

过了几天的一天早上起来，他的态度一下变了，竟然对我说：“光怕也不是办法，我想了，没啥可怕的，豁出去了，你别去，我去！”我惊讶于他说出的这句话，同时也从心里佩服他的正直和勇气。转而我觉得很惭愧，我是修炼的人，却让未修炼的丈夫替我去面对。当时我哭了。待我平静下来，我跟丈夫开诚布公的说：你本来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结婚后由于我的自私，慢慢的把你也带的自私了。前几年你不理解我的修炼，其实不是你的错，是以前我没做好。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在逐步修去这个私心。我跟你声“对不起！”

就这样我俩在反对中共迫害这件事上想法一致了。当天晚上我打开明慧网让他看网上同修们有关诉江的文章。这样他心里更有底了。这是丈夫第一次看明慧网。

转天他就去了派出所。走前我跟他：“一定要记住求师父！”他说：“记住了。”等他回来，他和我说：我跟片警说了“法轮大法好”，告诉他们你修炼这些年咱俩都没看过病，医保卡也没用，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说，“看到片警戴在身上的摄像仪，我没害怕，就想：你愿意照就照，我不怕。”

我对丈夫说：“你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吧，真正了解了解法轮功。”他同意了。从那天开始我俩每天一起看一讲师

父的《广州讲法》录像。

刚看完第二讲，他说他的头不那么跳着疼了。十年前他的头发根处长了一个包，当时大夫说不用做手术。可是近年来他的头总是出现跳着疼的情况，但他从来也没跟我说过这事。看师父录像，他头不疼了，他才告诉我这事。我说：“你得福报了！你敢去派出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这就是善有善报。”

就这样我和他一起看完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过去丈夫每年有两季扁桃腺会发炎引起发烧，就得去输液，近几年扁桃腺再也没发炎过。

丈夫向来都买最好的水果敬献师父，每逢师父的生日、中秋节、过年，我们全家（我和丈夫、女儿、外孙女）都要给师父敬香，跪拜谢师恩！

回想自己修炼开始，丈夫反对我修炼，我背着他去讲真相，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争执。慈悲的师父让同修点化我——要“正”不要“拧”。我一下明白了，“拧”是人的固执，而“正”是修炼人坚持按照大法的标准做自己该做的。从那时我才注重按师父的要求向内找修自己。随着自己懂得向内找，在修炼上逐步一点一点地提高，家庭环境随之也在变：现在，我不但能够堂堂正正的外出救人，丈夫也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